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尹 进

马克思逝世到今年三月便一百周年了。《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光辉著作,《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社会科学,它为人们指明了建立在科学真理上的世界观,最需认真学习。

一

一八九四年,俄国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气势汹汹地质问:“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列宁先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所论来回答,指出“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然后便斩钉截铁地宣称:“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①

一八六七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一开始就讲道:“这部著作是我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②因此,学习《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必要回顾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那部著作的序言里,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为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当谈到经济与阶级关系时,便将这种意思更具体发挥:“不管个人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识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④同时在第二版跋中,又就俄国考夫曼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内容的理解,予以明确地确认,即确认那正是“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进一步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⑤

《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最后,特别就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进行了分析。这种商品拜物教,就是由于人们对商品缺乏了解而形成的一种具有谜一般性质的物的崇拜。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⑥这一切就十分清楚地使我们领会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为了论证这一原理,马克思还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如在什么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拜物教增强,什么时代由于商品生产还处于从属地位,商品拜物教这种社会意识也就只居于从属地位;什么时代或某一时代的非商品生产领域里,商品拜物教又根本不存在,使得根本原理得到多方面现实的证明。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象商品拜物教这种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如以桌子这一商品为例,就“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⑦这些“奇怪得多的狂想”,也可以说就是这种社会意识对其社会存在的一种

积极的反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当讲到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时，对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原理，揭示了鲜明的例证和理论发挥。马克思首先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地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⑧历史事实和当前现实，都证实了这一点，这充分体现马克思重视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向我们提示了随着时代的不同，两类自然富源的影响作用也有所不同，因为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有差异的。但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就越退缩。”“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制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⑨这些精辟的论述，则又启示我们进一步全面地领会到，尽管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轻视，但决不能把它看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或最根本的因素。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是以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出现为前提的，良好的自然条件固然有提供这种前提的可能，但“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⑩同时，“资本的祖国”不一定土壤肥沃，但必定“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⑪这表明，自然条件尽管对社会发展可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毕竟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更替，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只有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才在这上起决定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另一处曾这样指出：“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按：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⑫便是对这种道理的明确阐述。又马克思在分析到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时明确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并由此推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⑬，即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各种社会的人口状况及其特殊人口规律。

二

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的正确理解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的主要内容。《资本论》中不少地方都讲过这些方面的问题。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⑭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劳动过程，即“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⑮它表明人们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因而马克思这句话就明显地启发我们，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简单要素，而不是把劳动对象排除在外的仅仅二要素。马克思对这三个要素还一一做了解释。从马克思的解释当中，不仅使我们全面地明确了三要素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使我们领会到这样几点：第一、生产力必须是由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共同构成，缺一不可。但“二者在彼此分离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

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⑥而在结合当中，作为人的因素来看的劳动者的劳动，乃是有目的活动，它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活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⑦因而在生产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导的要素。第二，“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⑧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劳动资料这一要素的重要性，不只从技术方面看到它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方面看到它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这几句真理名言，已为无数考古实践所证明，对史学研究永远具有指导意义。第三，土地“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⑨由此可见，劳动对象是有“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和“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之分的。“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就因为天然的存在，充当生产力的作用是较小的。“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即原料，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真实的影响，同其他生产力要素共同促进生产发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只着重讲了“简单”三要素，另如非“简单”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素等，则在他处又有论述。^⑩

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怎样？《资本论》在不少场合，也有精辟的论述。当马克思讲到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时，就曾经对生产关系解释说。“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⑪由于《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⑫因而研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必须充分看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⑬“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⑮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剩余价值的分割等等，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都体现着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即如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剥削关系等等。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关系又怎样呢？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⑯，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经济基础，是指已有的劳动生产力，这就启发我们从此看到已有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前面提到，马克思曾说：劳动资料是生产力简单要素之一，它又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就是说，生产力中这一要素在劳动中或其他社会生活中被使用时，常常标志着生产关系的一个历史时代，如我国历史上的所谓石器时代—原始社会，青铜时代—奴隶社会和铁器时代—封建社会等等，从而也启发我们看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时代变化。当然，我们在确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下，同时也必须看到，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起反作用。关于这一点，《资本论》中也有很精辟的论述，比如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后，即总结性地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⑰这就启发我们看到，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之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会有积极的反作用。但当社会经济再进一步发展，“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的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

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②这就更启发我们清楚地看到，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原有生产关系就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会有消极的反作用。

正由于《资本论》中论述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因而使我们从中领会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依存、互相作用，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体现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实现，它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一起，推动着社会生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其次，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资本论》中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首先，在作为《资本论》初篇来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有过经典性的阐述，这是大家都比较熟习的，这里就不多说了。其实就是在《资本论》中，也同样有这方面的精辟论述。比如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方面，马克思就指出过：“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赖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③这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社会形态，总要特别看重上层建筑下面“隐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总是决定着上层建筑。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由于美国一家报纸对马克思在序言中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提出指责，胡说什么“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马克思当即予以有力的反驳：“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活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主导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主导作用。”^④这更充分表明无论任何时代，经济基础总是决定上层建筑。当然，就在确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马克思也决不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资本论》在这一方面的论述是比较多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为我们指出了。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后，有一次同友人通信中指出：“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⑤恩格斯所指“工作日”那一篇，即《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那里确实充满了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充满了延长“工作日”的种种政治强力。所指“第二十四章”，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在这一章里，更是充满了政治暴力对经济的反作用。马克思在这里总结了一系列的剥夺农民土地的法令和原始积累中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以及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因素以后，即明确指出：“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⑥马克思这些有关资本主义形成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论述，分析概括得何等深刻！

三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⑦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资本论》自

始至终贯注着这一观点。马克思这一观点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同自然过程一样，乃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运动过程，同时又是充满着矛盾辩证发展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有的运动规律。”^④《资本论》正是透彻地阐明着这两大规律。

前面提到，《资本论》中论述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体现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实现。由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必定有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矛盾运动，因而这一规律便成为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规律。这一规律，实质上也就是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发现了的那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当然，这类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规律在不同的社会中，其作用的发挥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⑤这就是说，无论到任何时代，对于这类规律，都不能改变或消灭，人们能在自觉利用中起些作用，那就算很了不起的了。

马克思发现了这一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意义非常重大。这使得人们开始对已往的历史有了合乎事实的正确认识，摆脱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使得人们开始摸清了一个社会形态必然地被另一个社会形态所代替的规律性；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⑥并不是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喧嚷的什么永恒的制度；同时科学地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生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历史趋势。这比起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来，应该说更为伟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⑦即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广泛地搜集了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大量经济史料，深刻地分析了它们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紧紧抓着剩余价值问题，破除“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⑧的现象，把剩余价值抽象为一个专门范畴，先将其与利润和地租等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即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价值额的一般形式。”^⑨然后再具体到剩余价值的分割中一些特殊转化形式，从而发现：“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⑩由于这一规律正是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根本的特征，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又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手段，所以，这一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规律的发现，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不仅与发现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而且更直接地激发着革命斗志。

马克思两大规律的发现，是《资本论》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部理论的结晶，闪烁着社会科学的光芒。就象考察自然现象有了自然科学一样，它使人们开始有了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从此，人们得以冲开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迷雾，从纷纭错综的社会现象中找出其内部的本质联系。即找出规律，在认识客观世界中建立起彻底科学的世界观。一个人只有把世界观建立在科学的真理上，也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才对人类的过去看得最清，对人类的未来看得最明。让我们遵循着马克思开辟的航道，乘胜前进！

(下转第 96 页)

现范畴间联系和转化的手段和方式。它们的运用，使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范畴一环扣一环，在思维中复制出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转化。《资本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它对辩证思维的诸成对方法的运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对于我们研究思维方法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须指出，由于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尽相同。我们应当把对辩证思维的诸成对方法之间关系的一般研究同它们在具体场合的灵活运用既区别开来，又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注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554页。

③ 《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412页。

④⑦⑩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249—250、210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47页。

⑥⑧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3、110页。

⑨ 参阅肖前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上接第5页)

注释：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2、7、10页。

②④③⑤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12、11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4页。

⑥⑦⑧⑨⑩⑪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89、93、87—88、560、560—562、559、561页。

⑫⑬⑭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15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201—202、204、202—203、53、424、664页。

㉑㉒㉓㉔㉕㉖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20、999、891—892、924—925页。

㉗㉘㉙㉚㉛㉜㉝㉞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34、829、560、99、819、679页。

㉟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信，《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08页。

㊱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

㊲ 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25页。